

迷梦山城

李光文 向兰



● MI MENG SHAN CHENG

● 迷梦山城

李光文 向 兰

花城出版社

迷梦山城

李光文 向 兰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5插页 140,000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册

ISBN 7-5360-0784-1/I·702

精装定价: 5.40元

内 容 提 要

贫困的Y县，突然传来海外亿万富翁要带数亿英镑回家乡投资的好消息。区长、县长、市长，仿佛提线木偶，抬手动足无不按照无形的命令动作起来；他们的女儿，也仿佛着了魔，一个接一个，心甘情愿地投入深渊。

喜气洋洋的婚礼，突然被一个孩子、一个媳妇、一个老人搅得一团糟；一副锃亮的手铐，为山城的迷梦画了句号。

铺天盖地的烟花，是山城姑娘灿烂的笑靥，还是她们滂沱的泪雨？

本书讲述了一个梦一样的故事，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他从未见过这样美貌的女郎。



“他不说清楚，我吃也不心安！”





“那是我的钱!”

前 言

大潮有浪花，大时代也有个人悲剧。

生活在当今时代，新旧思想在激烈争斗、较量。每一个人都在经受着大潮的冲击和考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历史、人生的大舞台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英雄，也有小丑。……

大江东去，浪涛洗净古今愁，可谓气势磅礴。但不时也有历史的、社会的沉渣泛起，使人思考过去与未来。

大约是从1986年开始的吧，我们就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了。

山上一个小小水电站工程队长，侵吞了国家一笔工程款，以至把工程搞得糟透了。为了逃避他的罪责，他把工程总指挥拉了下水。他还把县里、市里某些“地方官员”拉住，围绕着他来团团打转，时间长达几年之久，从而有可能进行他猖狂的骗财骗色的行径。

这是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被带进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导致了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的一种消极的后果。也是某些地方、某些人拿权与钱做交易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挺复杂的，无法回避的。

如果“一切向钱看”在一个地方形成思潮，那么后果是不

堪设想的。你看苏发这个人物，他突然瞎编了一段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说他有个舅公在英国，准备投资两个亿又五千万英镑回家乡搞建设。就这个题目，引出了山城的一片迷朦，一场曲曲弯弯的梦，也引出了我们这一部长篇小说：《迷梦山城》。

如果这本小书对当前这场反腐败斗争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

作 者

1990年7月



双江河畔的百花楼大厅里，灯火辉煌，正墙上的红双喜霓虹灯，闪着鲜艳光华。大厅里摆着30多台海席，客人坐得满满，个个喜气洋洋。

新娘吕妃，今天特别高兴，她身穿浅红色华呢短裙西装，胸佩红绸扎的大红花，脚踏黄色的镂花高跟鞋，做了一个时兴的发式，满面涂脂，唇抹朱砂，温柔娴雅，笑容满面。新郎苏发呢，却有男性刚阳之美。他身穿蓝呢暗绉西装，脚穿黑色尖头皮鞋，胸前也佩着红绸扎成的大红花，满面春风，和新娘双双站在红双喜霓虹灯面前，男女傧相各着时装，簇拥在新娘新郎身边。

县长吕树仁和他的太太黎英，穿着讲究得体的时装，同麦义山副县长等人，坐在大厅正中的首席。很可惜的是市里的赖书记、苏市长因去省开会，没能赶来祝贺。吕树仁面对女儿喜笑颜开的脸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一种勃勃雄心：女儿有了一名如意的郎君，我有了一个年青又有本事的佳婿，女婿的大华侨黄良舅公，自然也就成了我的亲戚。这样一来，黄良拿巨款投资家乡建设就更有保证了。全

县四大工程建设也更有把握了。他这一届县长的政绩也更显赫了。

“婚礼开始!”县里的接待科长小麦受委托主持婚宴。他洋洋得意地宣布。

“新娘新郎互相一鞠躬!”

傧相们扶着新娘新郎相互鞠躬。

“新娘新郎向爸爸妈妈一鞠躬!”

傧相扶新娘新郎到吕树仁和黎英面前，深深行一鞠躬礼。吕树仁和黎英绽开笑脸，各拿出一个大封包，分别递到新娘新郎手上。

当婚宴上喜庆气氛正达高潮时，突然闯进一个男孩子，叫了一声“爸爸!”扑到了苏发身上，并连声喊道：“妈妈叫你回家!妈妈叫你回家!”原来是苏发的小孩从乡下进城来了。

“你……”苏发大吃一惊。

“发哥!”苏发原来的妻子穿着一身新衣服，也跟着奔了过来，站在他面前，惊视着他那胸前的大红喜花，好像不认识他似的。她又看看他身边穿着华丽的新娘，突然惊叫起来：“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回事?”她拉住他的手，眼泪夺眶而出，哭喊着：“你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

“阿兰?!”苏发惊叫一声：“你……我……”

全场宾客哗然，一阵子骚动。

吕树仁慌了手脚，他万万没想到苏发这小子对他说了假话。他怒火骤地升腾，霍地一声站起，大步走到苏发身边，举手想掴他几个耳光，但一下想到不能粗鲁，他是大华侨黄良先生的外甥孙，是引进外资2.5亿英镑的谈判代表呵，吕树仁举起的手，不觉很快放了下来，压下火气，指着那乡下

女人不满地问：“苏副主任，她……她是谁？”

苏发面无人色，哆嗦着说：“我……我不认识她！”

“你不认识我？我和你当了六年夫妻……”

“他不是已跟你搞好离婚手续了吗？”黎英奔过来发狠地问她。

“没有，他从来没跟我说过‘离婚’两个字，向来他对我都很好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了陈世美！”阿兰愤愤地哭诉着，“要不是罗所长告知，我还蒙在鼓里啊！”

“苏发！”吕树仁怒火又升腾起来，“现在你必须当众申明，你已同你原配夫人离婚，同我女儿结婚。”

“苏发是我的！”吕妃拉住苏发的双手，瞪着阿兰。

“你不要脸，发哥是我老公！”阿兰也不示弱。

“你怎么不说话？”吕树仁连连跺脚，生气极了。

苏发心里发慌，只能连连摇头说：“我……我真不认识她！”

“好呀，你这个不肖子！”苏发的父亲也怒气冲冲的奔了进来，一举手就狠掴他三巴掌，“啪，啪啪！”然后咬着牙骂道：“你这孽种，阿兰17岁就和你结婚，第二年就生下阿宝，你怎能说不认识她了？！”他怜悯地看看阿兰，又瞪了一眼吕妃，然后对着吕树仁，严肃地说：“你是吕县长么？县长是百姓父母官，你女儿拆散我儿子、儿媳的婚姻，你要主持公道，秉公执法才好呵！”

“这……”吕树仁脑门轰隆一声，一时心慌意乱，不觉咚的一声，颓然倒在沙发上……

吕树仁参加工作以来，似乎还未遇到这样与自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他同情阿兰的遭遇，但又不愿意抛

弃苏发以至失去黄良先生的巨额投资，和造成女儿的痛苦。怎么办？他苦苦思索着。

但是，一种更显威慑力量的想法又使他感到害怕：身为全县人民的“父母官”，能眼看到别人被自己弄得夫妻离散吗？这样损人利己的事应是人民政府的县长做的吗？噢，不行！他思想天平的砝码，迅速向后一种想法倾斜了。他想起过去给自己定的信条：任何情况下要站得住脚，绝不能违反法律要求和社会道德规范。办事要力求保持平稳，不摔跤。权衡利害，他终于果断地选择后者。于是，他毅然站起来，走到吕妃面前，见女儿那双期望他为她作主的眼睛在凝视着他，不觉狠地把心一横，不再看她，难过地说：“孩子，还是让让阿兰吧，他们不应拆散！”

“妈呀！”吕妃哇的一声，哭倒在妈妈黎英怀里，晶莹的泪珠滚滚而下。她感到无比委屈。

“什么？老头子你说什么？”黎英当场吼叫，“你老懵懂了！你怎能对你亲生女儿这么绝情！你应该叫她……”黎英指着阿兰鼻子斥责：“滚，滚滚滚！！”

阿兰这时也满脸眼泪。她望着呆站在那里的苏发：“你为什么不说话？走，我们走！”

阿兰拉着苏发的手，要拉他走。

吕妃也拉着苏发的手往回走。

……

看到这种局面，全场宾客也感到滑稽，纷纷议论。

黎英一气之下，不顾一切地用力掰开阿兰的手，拉着苏发便往里走。

“回来！”人丛中走出一个壮汉大喝一声。

黎英惊愕地回转身来，苏发站在原地，全场宾客愕然。

“苏发，你的戏该演完了！”公安局卫局长出示一张上级签发的拘留证，“你被收容审查了！”

“什么？”吕树仁急奔过来，惊疑地看看卫局长和刘检察长，“这……怎么回事？”

苏发冷眼瞥了一下证件，不动声色，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他万万没料到刘检察长和卫局长竟赶在他前头了。他本来准备和吕妃结婚后，出香港与另一个叫方萍的女人一起溜到国外去，但这个希望一下子破灭了。他向卫局长和刘检察长投去惊恐的目光，接着把头低了下来。

“伸出手来！”卫局长大声吆喝，严峻的眼光像两道利剑。

苏发转身看了一下可怜巴巴的妻子阿兰、孩子阿宝和满面皱纹的老父亲，然后又看了一眼吕妃、吕树仁和黎英，嘴角似乎出现一丝自嘲的苦笑，才向民警伸过手去。

“咔嚓”一声，民警把手铐扣在了他那白皙的手腕上。

“苏发，你不能走！”吕妃扑过去拉住他。

“发哥，我不能没有你！”阿兰抱住苏发痛哭。

“爸爸！”阿宝拦腰搂住苏发。

苏发那戴着手铐的手摸摸阿宝的头发，嘴唇嗡动了几下，想说些什么又没说出来，眼角却滚下一颗悲哀的泪。

吕树仁终于看清了这突然发生的残酷现实：苏发被扣留了。但他犯的什么罪？为什么检察长和公安局长也不事先和他商量一下？他带着气愤和难堪的心情，奔到他俩面前，刚张嘴想说什么，忽然全身剧烈地震荡一下，终于“砰”的一声，颓然倒在地上。

厅堂里一下手慌脚乱起来。璀璨的宫灯，好像一下子变

得黯然失色了。

苏发被带了下去。吕树仁被几个人抬出来，抬上车送医院急救。宾客们滴酒未沾便没趣地溜了。厅里30多台喜筵，菜式未全部出来；出来的也由热气腾腾变成冷冷冰冰了……

县长的女儿结婚宴客这么喜庆的事，怎么变成这么狼狈的结局？这事得从头说起。

山区有山区迷人的地方。一脉脉青山，一泓泓碧水，一团团雾霭，一缕缕云烟。山区里也有它的小平原，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碧波荡漾。一层一层的梯田，一年三熟。茁壮的禾苗，闪着绿色的光泽。“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一到山区，便有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198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G市Y县县城还是小阳春气候，蔚蓝蔚蓝的天空，洁白洁白的云絮。县委、县人民政府大院的红花紫荆树，又多又密，争妍斗艳。桃李绽出新绿，雁来红则一团团，一簇簇，像火球在燃烧，或红一路，或红一角，或红一片。春天是悄悄地来到人间来了。

吕树仁从他办公楼的窗口朝外望，好像有些麻木，对春天的到来毫无感觉，只感到面对着一大堆严峻问题，心里老是在发颤。

吕树仁是G市Y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分管经济工作。G市是个南方沿海城市，它管辖范围的Y县却地处沿海的山区，130万人口，土地多，有个海拔2000米的山峰，叫“上天蛇”，水利资源特别丰富，是个产粮县，每年能为国家提供两亿斤大米作商品粮。中央办的、省办的企业也较多，工业基础也较好。它地下蕴藏矿产之丰富是全国少有的，黑

的是煤，黄的是金，白的是水晶石，全中国有的，它几乎都拥有了。可惜的是这个美丽的山城，文化却比较落后，几年来全县的经济发展不快。农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新局面，但很快又陷入新的徘徊不前；地方工业、乡镇企业跨不出新的步子。整个经济发展，在G市所辖六个县中，老排在后面。它好像成了被开放、改革大潮遗忘的角落。邻近的市、县都在突飞猛进，大量引进外资建设地方的骨干企业。有的以每年产值增长一亿、两亿元的幅度发展，而它却还是按过去“以粮为纲”那一套做工作，靠“吃老本”过日子。引不进外资，也振作不起内力，国家拨款、加上县里千辛万苦筹集到一千几百万元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双江河水电站工程，打打停停，拖了八年，最后又被一个包工头苏发从中贪污去几十万元，施工偷工减料，不合质量，几乎报废，怎不令当县长的心烦意乱啊！？

“一定要严惩这个包工头，太可恶了！”吕树仁几乎是暴跳如雷地吼叫着。

吕树仁作为一县之长，他的办公室是挺气派的，设在二层楼东侧，进门是25平方米的会客室，里间才是办公地方。办公室前面有阳台，阳台上有着他最喜爱的花——雁来红，还有他所倾心的几盆柏树。此刻，他脸色严峻，端坐在办公桌前的藤椅上，听着检察长刘云汇报有关苏发经济犯罪的详情。他听着听着，禁不住不时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走动，按捺不住心中的气忿。

1985年9月26日，县里第三建筑工程总公司以315万元中标承包双江河水电站厂房、大坝和引水渠部分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刘辉亲自签订承包合同后，把这项工程转手给一